

自序

這本小書徹頭徹尾是爲年輕人寫的，她有血、有淚、有愛、有恨！是一面年輕人的鏡子，一面苦難時代的鏡子！

這本小書充滿了叛逆性，但却是孤臣孽子式的，她渴望獻身給敢哭、敢笑、敢生、敢死的有心人，她不愛鄉愿！

愛國的代價是痛苦，愛國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。但我總以爲，這裏所謂的「忍」，並非要我們扮演「啞女情深」那種可憐的啞巴角色。天生我「舌」必有用，除了用來舐熱狗、學胡語、品嚐美國「可口可樂」之外，這條「廣長舌」尙能幫助我們心靈的吶喊，幫助我們上蒞龔之微的「十思疏」或「十道本」！因此，我費了一半的力氣來討論有關百年樹人大計的教育問題。

「生年不滿廿，常懷聯考憂」，這句搖曳在西風殘照裏的淒涼詩句，可算是這一代每個中國青年的縮影了。滑稽的是，如今這把野火竟燒到我們民族幼苗，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的頭上來，聽說現在幼稚園也要「招考」了，豈不「糟糕」？這怪誰？難道要怪六十年前的白頭

老青年個個得了失心瘋嗎——竟把「革命」革成這付德性？是的，他們往往「爲了目的熱，導出方法盲」，造成今天這個爛攤子，便是他們「一甲功力」的偉大結晶！區區不懂「直八」之道，亦不願這麼年輕就學「直八」！所以在本書中毫不保留的批評他們，讓大家知道，臺灣並非全是耳聾目瞎的老朽，臺灣並非「直八俱樂部」的溫床，畢竟臺灣還有人能揭開他們「哭笑鐵面」下那欲蓋彌彰的真面目！

這本集子中，除了「這一代的方向」是篇未成年之作外，其它的九篇——從五十九年八月的「十年熬煎」始，至六十年十一月的「廿年一覺飄花夢」止——全是十五個月裏斷續寫成的。值得欣慰的是，當我大膽發表「給新科舉制度看看亡國之病」和「再論新科舉制度的真面目」二文之後不久，清華大學校長徐賢修先生在中央重要會議上，慷慨陳詞聯考制度之種種不當，並力主廢止！事實證明徐先生並不止於「叫叫」而已，他今年主辦聯招便身體力行、劍及履及的去做了！我不敢說徐先生一定受到我的影響，然我也絕不諱言，我對我們今天這種要死不活、老而無當的教育制度，多少提供了一點點意見，一點點心力，以及自家一個活生生的例證！對像徐先生這種有擔當的勇者而言，區區的私衷裏，除了心嚮往之而外，「功不唐捐」這句話，也是始終在激盪不已的。

最後，我想引一位不知名者所寫的「給我們一個年輕人」來作我「自序」的註腳：

「真正的年輕人，我們已經許久沒有看到了。」

肯爲時代流血的已經不復可尋，肯爲理想流淚的已成陳迹，連肯爲責任流汗的都已成爲難得的人物。」

熱情漸漸殭冷，血性漸漸淡薄，岳武穆和文文山都成了歷史上的陳迹。

半個世紀的戰亂，半個世紀的流離顛沛，把我們的父母輩塑成最現實的典型，他們渴望房子，渴望美味的三餐，渴望有麻將有電視的夜，渴望足以炫耀的兒女，他們已厭倦風雨。

而我們，多年來做什麼呢？走過昏暗的街去赴每晚的惡補，去擠公立的中學，去攀爬熱門的科系，去跳越「托福」。

大多數的年輕人已不再有明天，我們不再具有原始的熱情，我們很懂得明哲保身。我們不想知生，也不想知死，我們只想知道下一次舞會訂在什麼時候，我們只想今年成績單够好看。

在这一切之外，我們什麼也不顧，什麼也沒有興趣，我們連談情說愛的心緒都幾乎沒有了，我們變得十分清醒，十分理智，十分庸俗。

自序

四

而我們周圍有那麼多人『鼓勵』，他們看著我們一步一步走向預定的目標而覺得快慰，他們一次一次問我們：『打算怎樣？開始申請了沒有？』

他們打開別緻的家庭相簿，讓我們看那些流浪在外的光榮者的彩色照片。以草坪為背景的，以新車為背景的，以尼加拉大瀑布為背景的，以及以結婚禮堂為背景的。

我們的教育只給我們知識而不給我們智慧，我們的長輩只給我們道路而不給我們方向。誰告訴我們生命的定義？誰來指示我們奉獻的祭壇？誰來詮釋理想和信仰？誰來揭開永恆的奧秘？

而我們，我們敢於面對自己嗎？我們敢於接受挑戰嗎？我們敢於思想嗎？雖然，許久許久都沒有過真正的年輕人，我們仍然期待著：給我們一個年輕人！我們的世紀需要他！」

朋友，掙扎在「歷史憂鬱患者」和「歷史冷感症者」之間，你選擇那個呢？

六十一年「三·二九」葉洪生識於五虎崗上



生洪葉者作書本
生年七卅國民
人縣江廬省徽安
業畢學中國建
業肄系史歷江淡

這一代的方向

自序.....一

這一代的方向.....一

——附錄：「覆霄霄」.....一三

給新科舉制度看看亡國之病.....二九

——附錄「致許遜先生公開信」.....六二

再論新科舉制度的真面目.....八九

——附錄「再談廢除聯考」.....一四七

附錄：「這一代的心聲」.....一五九

飄花夢裏看小市民.....一六五

目 錄

這一代的方向

——讀「覆霄霄」有感

讀過了曉林同學的這篇「覆霄霄」之後，我的心很沉重、在這凝重得幾令人窒息的當兒，我却又突然有種「空谷聞足音、邈然而喜」的感覺。不說陳曉林少年老成的穩健、不說他才是個建中高三的學生，更不談我是他的學長（高他一屆畢業，但並不認識），實在說，他的話震撼着我們心弦，叫我們「建友」，叫這一代的年輕人，不得不暗道聲：「慚愧！」我不知霄霄是怎樣的一個「天才」，也許我該認識，但我却知曉林是個「人材」——至少，他稱得上是個「有思想」、「有見解」、「有希望」的中華男兒，而絕不是如他自家謙遜所說的：「我本身就是個俗不可耐的人」因此，由這篇「脫俗」的文章，也激起我「若干的狂熱的：

與衝動」，在這兒假「中副」方寸之地，也談談我們所謂「憤怒的一代」，「沒有根的一代」！

記不起誰說的：「在我們尚未來到這世上以前，便註定是個悲劇了。」我們姑且承認，人類先天的本質，的確有悲哀的因子，當然，也免不了會有頹廢、灰色的一面。試看曉林對「存在先於本質」的看法：「我們不該一開始，就以懷疑或否定的眼光來看人生」。是的，這句話明白的詮釋了「存在觀」，雖然人生是坎坷不平，但我們既已來到這世界，就得穩穩當當的走完我們應走的路，時代不會辜負我們，是我們辜負了時代。在我們向路上那多刺而難耐的荆棘進軍時，不要忘了，對人生，應該永遠存着一顆感激的心，一團愛，一個活潑潑的希望！是嗎？朋友！

不客氣的說，目前，「不滿現實」——這消極的人生觀，在我們的社會裏，似乎是極其自然，而「自然得可怕」的在氾濫着。於是，像「九品中正」一樣，上焉者有苦惱，下焉者也有苦惱；老年人有苦惱，青年人更有苦惱！青年人有什麼苦惱？該不會是「爲賦新詞強說愁」吧？其實也難怪，我們隨着呱呱兒啼，踏進這以往全然陌生的未知數的世界，紅塵裏翻上幾滾，數十寒暑有如一夢南柯。要說緣證三生石上。請問如何證？如何證？也許，生命的

橄欖，我們才初嘗甜頭，還未及領略更上一層樓那「倒啃甘蔗」的滋味，然而三聲無奈，却飄來了白髮的吟哦：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壯心未已。」在「是非成敗轉頭空」的慨嘆下，對「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」、「淘盡英雄」的長江後浪也認了，就像是桓溫的「樹猶如此」一樣，「休休，此番去也，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」。唔，是的，看來我們瀟瀟洒洒的「打來處來，往去處去」，實則，除了極少數人，我們什麼也沒執着，真如徐志摩說的「不帶走一片雲彩」了。當然，我是個年輕人，有責任爲這一代「迷失的」、「憤怒的」、「沒有根的」，站起來說幾句話，同時，也鞭策自己、勉勵大家：做個清清白白的人，磊磊落落的人，也講些實實在在的話，真真切切的話，而更重要的是：「翟霄霄」是個「播種者」，我這也勉強可算是半個「急先鋒」，我不想「形而上」，僅願就教於「這一代」的俊者、健者與智者前，老老實實的掏出心腹話來，做塊引玉的劣磚！

※

我想談談，如同面對一位「慣看秋月春風」的老友，一位「淡泊以明志」的老漁樵，在那「一壺濁酒喜相逢」而「萬般滋味齊擁來」之下，談談這一代「迷失」的苦惱！首先，我要談到印度史上的大詩哲泰戈爾，因爲他幼時，「也同樣是」一個孟子型的逃課專家，只是

，他實行得更徹底更堅決罷了。爲什麼呢？爲什麼他不接受學校的教育呢？（他是有過多次退學紀錄的「壞學生」）。因爲他是個「大自然的寵兒」，他希望一個人，一個有獨立性格的人，能在不違背自然的原則下，正常的發揮天賦與人的「潛在個性」，他認爲：「學校教育學生，往往沒有注意到個人，它只像個製造所一樣，一心一意的把學生塑成一種樣品，一種相同——而幾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模型。」這對於我們今天的教育制度來說，真是一針見血之論。目下一般所謂的「好孩子」、「好學生」是什麼？哈哈，真真天曉得、天曉得，好在他能够死啃書，好在他能够「聽話」！我真不懂，學校教育出一批「國家的棟樑之才」，只不過是一羣「書呆子」、一堆花瓶、再有的，便是一羣「唯唯諾諾，沒有主見」，而讓人「牽着鼻子走的應聲虫」了，我想不通，如此做，對國家、對民族有何好處？誠然，教育爲國家百年的根本大計，我很想面對此一現實，來「看看病」，來談談問題。不錯，「上一代擾攘攘的結果，什麼都沒給我們留下來」，但除了那破爛的攤子之外，他們還留下了一根「時代的棒子」，一根「承先啓後」、一根「繼絕世」的棒子。可是，當我「洗耳恭聽」這一代年輕人的心聲之後，我懷疑，在若干年後，我們是否有資格，也接得住——「這一棒」！

是的，我們生於安樂，我們看不見烽火，戰爭對我們來說，好像是既遙遠，又陌生的事。但當我用手拭拭眼睛，不錯，一點兒也不錯，滿目都是如雨後春筍的歌廳、舞場，以及那揮不去的觀光飯店、摩天大樓。當然，當然，我們安定、幸福，我們壓根兒也聞不到火藥味（絕大多數），可是，我也許是「人在福中不知福」，我總覺得，這份出奇的「安定」，實在是，實在是離了譜兒了。「陸沉的神州，破碎的山河，荒涼的文化沙漠，頹廢的文風、學風，都好像在眼睜睜著我們。」對的，我們也想瞪著自己，但奇怪的是，我們却找不到「自我」了。我們活著，除了極少數外，不是為他人活著，便是極端的抱著病態的「個人存在主義」——有我無人。而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，也彷彿是天經地義的事情。在校的學生約略來說，可分為三大類：

（一）極端「用功」，「能識時務」的時代俊彥：為了保送，他們甘心的做一架「讀書的機器」，為了分數，更可以拋頭顱、洒熱血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當然，這些「人才」是值得喝彩的，值得「肅然起敬」的，但在立正時，我們忘不了憐憫。

（二）除了玩，不懂什麼叫復興民族，創造時代的「糊塗虫」：他們絕不「傻」——傻得背起時代的包袱，他們不一定是綽闊的荷花太少，但在天昏地暗中，却死也忘不了「阿哥

哥！

(三) 便是像我們這類「秉中庸之道而行之」的青年人；頭上死頂著一項「用大漢的天聲傳佈給這時代聽」的驕傲，這就是黃帝子孫的帽子！於是，我們又不想老在教科書裏兜圈子，又不願在功課上，始終「瞠乎其後」的做「人下之人」，結果，「兩大皆空」！我們都學了點兒皮毛，但也不折不扣的什麼都是「半吊子」！

我很想指出，「部份」大學生的心有一理。位朋友說得妙：「什麼？進大學？哈——都是去編夢的——鴛鴦夢、蝴蝶夢、放洋夢……」嚇——這難道就是今日的大學生嗎？我不敢想，我不要去想，但又不得不「響」：

一則則「黃鶴一去不復返」的故事，在我們的眼前挪揄著，跳躍著。是的，人家留學，他也留學，好哇！就「留」在美國了。這是對學校「命令教育」的報復？還是火三千煩惱絲的「童山濯濯」（中學時代）？或者：真的「獨在異鄉爲異客」而「固一世之雄也」的「知其不可」？大家都滿足，大家都「人生得意須盡歡」，大家的「憤怒」已成泡沫——我們的方向在霧中！

※

我實在欣賞泰戈爾的「無柄刀子」：「你不拿他來殺人，人家就會拿它來殺你。」我不敢拿「理智」來算計人，但我要自衛！請聽，鄭愁予意味深遠的吟聲：「蠹魚羣在沙翁府中錄製鼾聲，誰敢伸手晒一晒知識份子鍍金的鱗，誰就是貪戀陽光的儉俗人！」我們實在遺憾，沒能趕上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氣壯山河的時代，我們更遺憾生長在這「有辦法就做一條小魚，順流游往新大陸」的時代，「所以，目前我們惟一能做的事，只是充實自己，磨煉自己淨化自己；而不是批評前輩，歸咎他人，詛咒世界」，但，我忍不住要說：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已轉贈給可敬的以色列的勇士們了。」

有心的人、清醒的人、肯想的人大家彼此爭相走告著、憶著莽莽神州那一片錦繡的長江頭、渤海灣，於是，遊子吶喊，吶喊在海濤的潮聲中，故國在大海之西可曾無恙？噢，在燈紅酒綠中，聽說戰爭不見了，戰爭只刻劃在那遙遠的太武山頭，刻劃在那多風沙巨浪的岩石島上，我們實在沒有一絲兒流浪的悲傷，「曉霜初著青林，望中故國淒涼早」的詩句，實在我們也體味不出，什麼叫「淚痕常向東風滿」？我們或者壓根兒沒聽說過。要有，那也只有在一端「托福」，一端「聯烤」的擔子裏「壯志未酬」的一洒所謂的「英雄之淚」了。啊，烽火燒在抗戰勝利的尾聲，燒在我們呱呱墮地之前，從塞北，從江南，落葉飄向紫金山頂，

睡滿了中山陵那森寒的石凳，天曉得，當我們背井離鄉而浪跡天涯時，那些濡滿了淚水的故事是怎樣的在哭泣中寫成？有些人忘記了也滿意了「遺民淚盡胡塵裏」南望王師的焦灼等待，他們不懂得那「家祭毋忘告乃翁」的心情，因為他們已半死，已麻木，「知足常樂」的口頭禪吊在嘴邊，「愛你入骨」的靡靡之音，也在股票的投機聲中浮盪。浴在寶島上廉價的陽光裏，幹嘛要：「白日放歌需縱酒，青春結伴好還鄉？」他們樂不思蜀了，他們不想回去。

曉林的「強者的寂寞」告訴我們：「必須是真正的強者，才有資格說他的寂寞。」但寂寞又如何？我只想說，也許，我們不缺「寂寞」，但我們却缺乏「丹心貫日月，浩氣撼山河」的「憤怒」！像「名滿天下，謗亦隨之」的胡適先生，「別看他笑得那麼好，我總覺得他是個寂寞的人」（借李敖先生語）。是的，沈痛的說，在今天，能够「憤怒」的人實在太少了，我們是需要憤怒的，但我們「不能」憤怒！這實在是很可悲的事。我常想，為什麼要「以人廢言」？為什麼「獨立特行之士」往往却被人誤為「旁門左道」？無可諱言的，青年人激賞李敖先生那種「傳統下的獨白」，是有理由的「老實說，凡人必有感受，有感受就必須發洩，除了白癡之外，人人都有思想，人人都該獨立，有自己的感受，才有自己的原則，才不致被人牽著鼻子走——我贊成曉林的看法，因為李先生「不說專為大家拍手叫好的話」，

這一點，是最令人敬佩的，也是叫我們這些不够勇敢，不够憤怒的青年，只會躲在一邊冷眼旁觀的「亘古男兒」們慚愧的。汪兆銘當年，也豪氣干雲的「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」，可是我們的刀子呢？沒有了？不見了？都不是，我們也有一把，但却藏起來了。南北朝時，宋宗慤嘗述其志曰：「願乘長風，破萬里浪。」於是，我們也「見賢思齊焉」的「明朝掛帆去」了，嗯，踏著東方的階石，走向新大陸去「打工」？我們怎不為苦難的國家想想？為正在「處於危急存亡之秋」裏的民族想想？我們為什麼？或什麼都不為！

※

我始終認為，要做個大丈夫——雖不一定像不周山上的巨人一樣「頂天立地」，但至少要有個磊落坦蕩的精神，有個獨立的精神。實在的，有時我很嚮往「五四」，那一代的青年雖然做得不够漂亮，走得不够正確瀟灑，可是他們畢竟是流了汗，流了血，並不會為「德先生」（民主）、「賽先生」（科學）的迷糊，而叫我們這一代頭大。胡先生初到「北大」時，北大借到東風了，文學也開始革命了，「新青年」的「七長八短漢，三山五嶽人」也因加入了這個生力軍，而領導起飛中國的思想了。但由於這個年輕人太超凡了，他也跌入「強者寂寞的密網」，於是他自比烏鴉，寂寞的唱了個「小曲兒」：「我大清早起，站在人家屋

角上啞啞的啼。人家討厭我，說我不吉利——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喜歡！」是的，他只認真理，不計個人利害，而我們呢？就會「自掃門前雪」？連民族大義都忘了！柴爾茲讚譽他說：「Sage of Modern China 看看，我們這怒了半天還沒有奮起的一代，誰有他的貢獻？誰又有他孤臣孽子的精神——」不要妄想天生狄克推多來救國；不夢想捷徑而決心走遠路，打百年計劃！」我敢說，只要我們「這一代」學上一點，就只那麼一點，我們，有信心了不徬徨了，也不再迷失了，這是智慧的燈呀，時代的棒子，我們接得住的。但是別忘了：我們不能老走前人的舊路，我們要選擇一條屬於自己的路，我們要創造神奇！希臘史家布魯達克說得好：「對他們偉大的領袖無情，是強大民族的象徵。」我在這兒，借用李敖先生的一句話來說明：「我仍希望我們的進步，能向他（指胡適）投擲我們的無情，只有這樣，才能證明我們是一個知道長進的强大民族！」

※

「我們太渺小了，任何一個潮流，都足以捲走我們，吞滅我們；我們確確實實需要一種支持自己的大力量，我們確確實實應該為自己，找到一項信仰，一個目標……」噢，是的，人是永遠生活在希望中的，尤其我們還年輕——「正因為我們還年輕，正因為我們不嫻於

人情世故，所以，我們還可以保持一份奮躍而激厲的蓬勃之氣；我們還可以保持一顆純真誠摯的赤子之心」，我們不必考慮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的躊躇，我們更不必喟嘆：「美人自古如名將，不許人間見白頭」的「兒女情長」，只要我們不會喪失信心，理想的花朵，會燦爛的開放，而醉人的芬芳，更會擁向我們。

一位朋友率直的指出：「今天的青年人，最嚴重的一個大缺點就是，不能控制自己，在某些關頭，往往被私人慾望，或在羣衆的呼聲中，淹沒了自己。」我想，也願意把我個人的人生觀，略爲的介紹出來：「有愛的人，不算貧乏，孕育在愛中的希望，才是真正的希望，也才是真正的，——生命存在的價值」。左傳上說：「事之不如人意者，十常八九。」人的悲歡離合，月的陰晴圓缺，萬古難全，我們絕不爲絲毫小挫，就悲壯而歌之曰：「赤手屠鯨千載事，白頭歸佛一生心。」那是弱者行爲，我們不做弱者！

在時間的小瀑裏，我們洗濯者，浴著一些永恆的水花，同時，我們也學會等待，等待那人生戰場上的成功，「努力做一隻微駱駝！」胡先生勉勵我們。不錯，一個任重道遠具有「明駝千里足」的時代青年，才能繼往開來立赫赫之功，才能爲國家、民族出力——「以巨大的吼聲，去回答敵人的棒子」！